

其揆一耳何者竒伏之契定於在昔冥符告命潛相迴換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府善惡之報舛互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

感謂積善之無慶積惡之無殃感神明而悲所遇慨天殃之於善人感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成以正言爲善謗應

心求實必至理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典以一生爲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爲關鍵者也如今合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衆塗而駁其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

集五

北二末

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以踰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鏡萬象於無象者也

### 弘明集卷第五

集五

天於小泯米忍浦戶交頽從回覩苦革襄音矧出忍蹠致瞍皮幹古旦臘取歲徐也腊

音刺卽達壓音剥銑上必角反湊下秦幾古字鎧燈然鎧燈愛續上巨月子聲反漬在智壳苦浪驃標響鍵音各圍右酒反桎楷古篤反蕉音濡下而朱蹠直列衿今闕烏葛旒音櫬初近弋音殉反聞戚倉歷郊丘逆憾胡暗瞽音蹠音勇

### 弘明集卷第六

集

梁釋僧祐撰

道恒法師釋駁論

明僧紹正二教論

周刺顯難張長史融門論  
謝鎮之折夷夏論

合仲由顏舟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預入諦之明而遺愛未忘酒以三報爲華苑或躍而未離于淵者也推此以觀則知有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詣之感超登上位如斯倫匹宿殃雖積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

## 釋駁論 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表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覩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闕發五橫之論而沙門無事猥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有東京束教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預聞佛法冲邃非凡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像所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關妙絕群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爲時君之所遵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美云若淳清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潔塵垢於胷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籠樊邈世務而高蹈論真素則夷齊玄旨則顧冉無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矣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才群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

徑謂渾波泯若薰蕕同籜若源清則津流應究其本末幾有無校讎之所以致怪良由於此如皇帝之志智據梁之失力皆在鑪鍊之間陶鑄以成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旣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之觀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餚守清節之禁研心唯理屬已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爲時宗仰儀容邕肅爲物輒則然觸事蔑然無一可採何栖託之高遠而業尚之鄙近至於營求孜孜無暫寧息或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衆人競利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時意或聚畜委積頤養有餘或指掌空談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亦何足以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

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橫而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迫憎云行惡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無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厲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逼強切勒勉為人所不能為上減父母之養下

損妻孥之分會同盡銷饍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關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像於未兆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真所謂繫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

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

暫悟求去其滯矣

主人答

主人撫然有聞慨然長歎咄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辨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為

子略舉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永為身資一念之福終為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為山之功方趣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寶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噭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

跡者以無赫然之觀夫恐親姦變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粧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乖此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每嘆才之為難信矣周号多士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惄賜也貨殖子也難雕由也凶復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駢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為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為縉紳之表

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共剝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惑人入班輸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拙者之傷手真可謂伏膺下流志存鄙劣昔丞相問客俗言鳩梲食母寧有是乎客荅但聞慈鳥反哺耳相乃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無似相之間也君子過惡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寇盜之患城傍出入動嬰交遊之譏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唯各宇宙雖曠莫知所曆又云踈餐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然體無毛羽不可袒而無衣腹非匏瓜不可繫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資年豐則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非所宜事不

不得已故蝮蛇整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營一已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爲煩穢其欲域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於陵灌蔬以自供崔文賣藥以繼乏君平卜筮以補空張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騁功此等直是違俗遁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然絕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輒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超諸乞耶與流輩動有万數至於體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算計而未曾致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衆寡異辭希簡爲貴猥多致賤恐非求精覈理之談也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言歟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蘊崇焚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望或翹楚漱潔栖寄清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絕境或敷演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

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落髮抽簪之日皆  
心口獨誓情到懇至雖生死弥縕玄塗長達  
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帝

釋之重蔑若粧糠始者精誠乃有所感自非  
一舉頓詣體備圓足其間何能不有小失且  
當錄其真素略舉玄黃安渾舉一槩無復甄  
別不可以管蔡之疊姪宗盡誅四凶之暴合  
朝流放此無異人苦頭颶因欲并首俱焚患  
在足刺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濫乎

六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弘道者之益  
出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爲之化百  
姓皆曰我自然斯言當矣是以千木高枕而  
魏國大治庾桑善誨而壞壘歸仁沙門在世  
誠無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實有冥益近  
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八難幽嶮非  
刑法之匹請以三藏鉉罪非律令之流暢以  
般若辨惑非老莊之謂道品無漏拔苦因緣  
則存而不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

兼練神明精麗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  
矣昔李助化以道佐治國境晏然民知其義  
年豐委積物無疵病非益謂何

太世有五橫沙門處其一焉凡言橫者以其  
志無業尚散誕莫名或博易放蕩而傾竭家  
財或名挂編戶而浮游卒歲或尸祿素餐而  
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勢而魚食百姓或馳覓  
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姦虐而動造不軌  
斯皆傷教亂正大敗風俗由是苟悅奮筆而  
遊俠之論興韓非彈豪而五蠹之文作以之  
爲橫理故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誑乎國家方  
上與唐虞覲巍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郁之  
化不使基穎專有傲世之賓商洛獨標嘉遁  
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風崇肅方外之士觀  
子處懷經略時政乃欲踵土秦虎狼之峻術  
襲商韓剋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無綱紀制  
太半之稅家無游財設三五之禁備民如賊  
天下熟然人無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訖於三

出二子之禍即戮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意堤防太峻反不容已事既往矣何嗟之及

去一則誘渝一則迫憚且衆生緣有濃薄才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啓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乃

權謀之警策妙濟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云罪則真伺福則神祐夫舍德至溥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誠證不復具列云會盡餚饍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以備將來之資殫盡自爲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歎其壯麗衆僧食其滋味猶農夫之播殖正者之耕室將擇楨材以求堂宇之饒精簡種子以規嘉穀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地卜居要選於奕塏之處是以知三尊爲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己之功德耳

云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饒宗廟孝敬之至心出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之而益爲之必獲且浮財猶糞土施惠爲神用譬朽木之爲舟乃濟度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嘿以希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徇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已爲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旣自飲毒復欲鴉人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是以盲龍瘡瘍之對經幽處彌劫之殃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

云罄私家之年儲關軍國之資寶聖王御世淳風遐被震道綱以繩六合布德綱以籠羣雋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同貫戎車於是寢駕甲士却走以糞嘉穀委於中田食儲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壽當共擊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

多慮之深橫憂時之不足不亦過乎云怪太  
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真子之謂也

云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僞辨亂真大聖之  
所悲嗟時不識寶卡和所以慟哭然妙旨希  
夷而體之者道冲虛簡詣而會之者得用遠  
能津梁頽湧拔幽探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

故神暉一震則感動大千春澤楚灑則九州

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王望玄宗  
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士庶觀真儀而  
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蕭肅焉殆是  
方外之冥軌然垣牆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  
幽邃希入其室是以道濟彌綸而理與之乘  
德包無際而事與之闊子執迷自畢沒齒不  
悟蓋有以也夫日月麗天而瞽者莫覩其明  
雷電震地而聾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  
方欲議宮商之音蔑文章之觀真過之甚者  
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跋開聽於後緣子何  
韋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衆人之所悲最

誠不敏敬奉嘉誨矣

正二教

道士有爲道士者故作此以正之

明徵君

僧

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證聖將明其歸故  
先詳正所證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關之于天竺維衛國國  
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

入清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  
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天下  
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

焉傳在玄妙內篇此是漢

正日道家之旨其在老氏二經敷玄之妙備  
乎莊生七章而得一盡靈無聞形變之奇彭

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巡退席帳然自失良久  
曰聞大道之說彌貫古今大判因緣窮理盡  
性立理不爲當年弘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會終  
歸於命矣僕實帶寢長夜未達其旨故每造  
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散豁然醒  
覺若披重霄以覩朗日發蒙蓋而悟真慧模

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恬其天和者不務  
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之精入  
口刮腋年事不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  
神化秦漢之妄妖延魏晉言不經聖何云真  
與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爲

儒林之宗國師道士

此皆成實正經  
非方便之說也

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教而三世無得俗證  
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定慧有徵於內  
緣感所應因果無妄於外夫釋迦發窮源之  
真唱以明神道之所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  
養正之功微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忘  
形而所貴非金生生不貴存存何功志功  
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乎無始入乎無終靡  
應非身塵劫非遐此其所以爲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

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無窮老止生形則  
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議殊生圓應之

化爰盡物類是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  
前說之證既關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

正曰旣教有方圓豈覩其同夫由佛者固可  
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競慕高擇會  
雜妄欲因其同樹邪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

漏道蠹祇多不量見耻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  
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教在華而華言  
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  
之別

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隨類受  
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之道何拘五教  
沖用因感旣夷華未殊而俗之所畢孰乖聖  
則雖其人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縉紳諸華之容也翦髮錦衣羣夷  
之服也

正曰將求理之所貴宜無本禮俗公襲異道

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先革顙孫膺訓喪志學殷夫致德韶武則禪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況由之極教必拘國服哉是以繫其恒方而迷深動躡矣水陸既變致遠有節舟車之譬得無翩乎而刻船守株固以兩見所歸

論曰下弃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咸以禮伸孝敬三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又曰全形守祀繼善之教也毀貌易姓絕惡之學也理之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正曰今以廢宗祀爲犯順存嗜欲以申禮則是孝敬三典在我爲得俗無必賤矣毀貌絕惡自彼爲鄙道無必貴矣愛俗拘奮崇華尚禮貴賤迭置義成獨說徒欲蠹弱於凡觀豈期本理於聖言耶

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号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死而不

亡者壽不論無死臆說誣濫辭非而澤大道既隱小成乎起誠哉是言其諸誣詭倍慢欲以苟濟其違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長生爲宗不死爲主其練映金丹食霞餌玉靈升羽脫尸解形化是其託術驗而竟無覩其然也又稱其不登仙死則爲鬼或召補天曹隨其本福雖大乖老莊立言本理然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往往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爲亂常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離以神變化俗怪誕惑世符呪章助咸託老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教證成其僞立言舛雜師學無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今眞妄渾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辨誣亂已甚矣

客既悉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今將更粗言其隅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教兩得乃可動靜兼盡所遇斯乘也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事止其分虛無爲本柔弱

爲用內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天元恬高人  
世浩氣養和失得無變窮不謀通致命而臻  
達不謀已以公爲度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  
流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  
不死哉其在調霞羽蛻精變窮靈此自繕積  
前成生甄異氣故雖記奇之者有之而言理  
者弗由矣稽之神功爰及物類大若麟鳳怪  
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旣一受其形而希學可  
致乎至乃顏孔道隣親資納之極固將仰靈  
塵而止欲從末由則分命之不妄有推之可  
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陽去  
奇尚而固守以無爲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  
自來也然則窮神盡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  
事得各會之有尤矣夫行業著於前生而強  
學以求致其功積習成於素尋而橫慕以妄  
易其爲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學得所  
學而學以誠也爲其可爲而爲可致也則夫  
學鏡生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

世之深孔老之極也爲於未有盡照窮緣殊  
生共理練僞歸眞神功之正佛教之弘也是  
乃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  
然靜止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  
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  
通功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純  
得所學也超宗極覽尋流討源以有生爲塵  
毒故息敬於君親不敬議其化異不執方而  
駭奇妙寂觀以祐思功積見而要來則佛教  
之粹明於爲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  
生靈而教尊域中矣明爲於爲將乃滅習及  
流而邈天人矣過此已往未之或知洗慮之  
得其將在茲

張融門律 周刻顧難

吾門出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  
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  
猶樂之不公不隔五帝之秘禮之不襲三皇之  
聖豈三與此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

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謹調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是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書與二何兩孔

周刻山茨少子致書諸進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此亦塊留幾氣況驚舟失施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覩陰之間雖寸每速不縫不徙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爲門律數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爲何若

答張書并問張

周刻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顯頸首懋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自然自釋之外儒綱爲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蓋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

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厝言耳途輒乖順不可謀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沉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誠異

周之間曰論六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追極無二者爲追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恩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

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鳬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周之間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鳬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耳駢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公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闇闇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之間曰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位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耶旣欲精探彼

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重與周書并答所問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旣化極塊首復爲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困橫道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陰數感卜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折旣赴所志今爲子言謂本乎

周之間曰論去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爲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爲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爲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情波照皺欲嚙神精明駁動識用沉藹所以倒心下灌昭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壹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照

無所沒魄繙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泊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遐極所以一爲性遊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敷生靈以竦志庶足下因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鳬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間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

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即色齒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騫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也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沖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子

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遐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今万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万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慚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晝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遐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間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鳬則乙

答彼周曰非鳬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周之間曰未知高鑒錄何識本

答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

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間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

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間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公教而見矣

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壹於

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竒即耳

周之間曰自應慶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闇闇從來何諍

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鬪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闕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妾巾鳬乙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間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

抱一無謹於道乎

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矧五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耶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間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耶

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焉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躡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歷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攢臻出

周重答書并周重問  
周顯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

聲訓登途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快快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來折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而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

周之間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駁馳未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

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絕於群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迂道淪俗茲焉是患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埤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王何舊說皆去老不及

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燭火宜廢無餘旣說衆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旣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耶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旣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

融然自道也

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

周之間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而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

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氏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聞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非鳴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

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間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覩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間然

周之間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鳴乙則其鳴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旨目擊萬情無存老跡旨跡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於何地哉若謂

採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眞諦實義公文可見矣將公於道章而得之乎爲公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公而玄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

周之間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即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謂法性以即色置空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謂曰余不同我吾與余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鄉尚無疑其集佛吾翮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

周之間曰足下不翔翮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爲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隙周之間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耶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

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位意理在初番故略其後文旨存義本

折夷夏論謝鎮之 謝鎮之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敬覽夷夏之論辨擢一源詳據二典清辭斐暉宮商有體玄致疊疊其可味乎吾不涯管昧竭闕幽宗苦不思探赜無階豪繪但鏡復逾三未消鄙惑聊述所疑庶聞後釋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似仙化比泥洹長生等無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敎纂其辭例蓋似均也未譏前華廢祀亦猶亟誼鳥聒

非所宜効請試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爲典老莊以棄教明筌此皆開漸遊方未猶洪祐也且亟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衆二儀是謂三才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獸必獸群近而徵之七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攸敷是以關雎之風行乎四國況大化所陶而不洽三千哉若據經而言蓋聞佛之興世也古昔一法万界同軌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群生於成佛而有其土預露慈澤皆來生我國我聞浮提也但久迷生死墮滌俗流躭失正路未悟前覺耳以聖人俯三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乘而接之原夫眞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拯沉濟惑無出此法是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共斯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未言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未

之所異者非異將非謬擊瓦釜濫諳黃鍾耶豈不誣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虧繞貝埋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响允報万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譬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薪無世飮之費削髮則無笄擲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製去食則絕情想於嗜味此則爲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敷文奧籍三藏四含此則爲學者日益豈華風之能造又云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繁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爲空幻故忘身以濟衆道法以吾我爲真實故服食以養生且生而可養則吸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菌可與

万椿齊雪耶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爲長夜之宅有生爲大夢之主則思覺寤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則老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猶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檐宇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泥洹同於知命是以永劫已來澄練神明神明既澄照絕有無名超四句此則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船者祈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乖六度之體爲之或能濟物凝滯必不羽化即事何足兼人尋

無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以摧魔弘四等以濟俗抗般若之法炬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而不伏寧疑夷夏不效哉

### 重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猥辱反釋究詳淵況旣和光道佛而涇謂釋李觸類長之爰至綦弈敷佛弥過精旨踰昧失餽櫳賀玲曜夜不售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重鳥異類夷夏舛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是一俗訓小殊法教大同足下答云存乎周易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伸檢玄旌二源稍迹曠窩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詰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聖旣邈斐然競興可謂指垂迹爲蒼文餌蟄乳爲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容其辨有也則万相森陳若十峙並立其析君臣父子自相視胡越猶若禽獸又比朦儻道

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妙慾淪波觸崖  
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耶  
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感  
恒在此通每自彼自而言懸鏡高堂自此  
而言万像斯歸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  
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土中於三  
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觀日月之明何假離  
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卑高  
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天  
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道則兩施夷夏夫道  
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真也形者俗也真既  
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其法滅俗歸  
真必反其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今  
孔老是佛則爲韜光潛導匡救偏心立仁樹  
義將順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  
養性自我外物乃爲盡美不爲盡善蓋是有  
縕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牟  
尼佛教敷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則精疎兩

汲精踈兩汲則剛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  
規易准夫以規爲圓者易以手爲圓者難將不  
捨其所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多生  
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探撮法華制用尤拙及  
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餐霞非徒法不  
可効道亦難同其中可長唯在五千之道全  
無爲用全無爲用未能遺有遺有爲懷靈芝  
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  
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極  
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真尚不能至  
今云道在無爲得一而已無爲得一是則玄  
契千載玄契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導  
達風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教  
之筌耶敬尋所辨非徒止不解佛亦不解道  
也反亂一首聊酬啓齒

頌曰運往兮韜明玄聖兮幽翳長夜兮悠悠  
衆星兮哲哲太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  
夫輪桷兮殊林歸敷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

悟增上驚訝遠逝而和慟荆側豈偏尤  
楚厲良弼喪子彼若焉相責智慧

和明集卷第六

駁必角  
剗反時  
析先擊  
狃烏每  
眩音憤  
惋粉房  
經謂謂

薰蕕上下音由  
醫醫詭過委抵旨憎許業同相寺餚餧上戶  
下音無音咄丁骨質求位噉皎音纏力轉屣綺  
善反岐逕敬音其凱苦改翹渠桓悔皮力辭思管  
及反縉紳音進申礎層ழ鳩梟上尺脂反哺步  
反役苦俟匏步行交蝮芳伏鼈呼各俎子徐耦  
反

三集

顓音專禪時扇蹠致翩音翩篇迭反徒結詎詭下過委  
反餌而志蛻言効胡得研喘音跋俟辱助運剝  
時染舅俗作蛻符音爲乙正作胤也侮武茨在省  
反徒可絆半縫音蓬徙所綺莫僕樸昔角蓄  
施反去闇銀音企立智慥求噪先到泊延陌  
反遲聲反去乾芮而歲期胡隔矧始恩檻盈音